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僭偽部 三

勲伐

非常之績待豪俊而後成不世之才因艱虞而斯顯
莫不扶大義以立節上忠本朝掃群兇而戡難外勤
遠略於是多士慕嚮四遠向風用能赫然奮庸光於
當世使其念德不怠居安思危知乎天不可逃盈難

久恃收邪謀于改物頓禍心于問鼎考存亡之至數
審邪正之大倫則康定之功參伊周而論德忠厚之
節亘鍾鼎以垂芳者矣此之不爲亡於何有觀其通
變之略制勝之謀寧前智而後愚固百慮而一致蓋
善惡詭趣安危異效其故何哉逆順之勢殊而億兆
之心異也

前涼張軌初爲晉散騎嘗侍欲求涼州公卿亦舉軌
才堪御遠惠帝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
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卽討破之斬首萬餘
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克氾瑗陰澹爲

股肱謀王永興中鮮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
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
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懷帝永
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
馬楊喬言於軌曰今日韓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
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耻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
萬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緝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
遑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
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

九月二日勳伐
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
得書而降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
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
請尙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
駕麴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
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
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得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
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
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
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

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
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
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
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歛迹避賢但負
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
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卻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
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叅軍孟暢蹋折鎮
檄排閣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
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
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典遣子

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撫國盡忠而被譴
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劉陶守關
者千人刺史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
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
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尋以
子實爲中都督護率兵討鎮遣外甥太府主簿令狐
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
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于洪流望
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
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涕流曰人

悞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實歸罪南討曹
祛走之張坦至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
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實率尹員宋配步騎
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廻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
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距迹戰于黃陂實詭道
出浩亶戰于破菟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闡
送義兵五千及群國秀孝貢計噐甲方物歸于京師
張實初仕晉爲議郎及還姑臧以討曹祛初封建武
寧侯進爵福祿縣侯累除西中郎將領護菟較尉父
軌卒州人推實攝位愍帝因下策書授持節都督涼

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實遣都護王該送諸群
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
實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
軍事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大府司馬韓
璞滅寇將軍因齊撫戎將軍張閔前鋒都護陰預步
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
西太守吳紹各統群兵爲璞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
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異內不和親焉能服物
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
孤耳也璞次南安諸兇斷軍路璞與張閔夾擊大敗
會愍帝計問至南陽王保鎮上邽自稱晉王遣使拜
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
安所敗氏兇皆應之保窮迫遂去上邽遷祈山寔遣
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綿諸保歸上邽未
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實乞師實遣宋毅赴之而安
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宗室
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
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繇
是恃險遠頗自驕恣

張茂嗣其兄寔爲涼州牧晉元帝永昌初使將軍韓

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張駿嗣其季父茂爲涼州牧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初戊巳較尉趙貞不附于駿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澠州并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

前趙劉元海初仕晉爲建威將軍五部都督封漢光鄉侯惠帝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鹽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

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宜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侯王下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噐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請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子以元海爲太弟屯較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

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俊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以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當耶吾欲奉乘輿還雒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耶殿下發鄴宮示爵於

人雒陽可復至乎縱達雒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太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祈私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雒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軍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子陸王劉晏左獨鹿王劉延年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穎禦我

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耻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柰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于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嘗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推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

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吳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道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立漢高以下三祖五宗神主以祭之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惧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大原汪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於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

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遂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阪懷帝永嘉二年元海僭卽皇帝位遷都平陽

後趙石勒晉末以胡奴招集王陽夔安支雄龔保吳豫劉膺挑豹遠明等八騎爲群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臚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騾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緇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惠帝如鄴宮王浚以穎凌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帝南奔雒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

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憂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藩拜爲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馬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

功署爲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馬滿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荀晞王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鈔於樂陵鈔死之乞活曰禮帥衆五萬救鈔勒逆戰敗禮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戰互有勝負越惧次于官渡爲晞聲援桑勒爲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匍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

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匍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皆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徃徃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匍督等素無智略惧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匍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匍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三千壁于樂平劉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於元海因奔伏利度利度大悅度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

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服已也乃因會執伏
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
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加
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元海使
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
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
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罷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
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及元海僭號授勒平東大將
軍於是勒分軍寇鄴鄴潰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
進攻趙郡中丘進軍攻鉅鹿嘗山陷冀州郡縣堡壁

百餘衆至十餘萬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
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惧勒威名有附者進
軍嘗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
萬人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
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軍騎將
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雒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
糧廻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
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
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勒與閻罷攻潞園苑
市二壘陷之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東

襲鄆城因攻倉垣遂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武德及元海苑劉聰授勒并州刺史及郡公劉粲率衆四萬寇雒陽勒率騎二萬會之遂至雒川粲出環轅勒出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瓚於倉垣爲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濟河攻襄城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

攻穰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鷄鳴而駕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三日而尅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弁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率精騎三萬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瑯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北寇新蔡進陷許昌初東海王越率雒陽之衆二十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

如山無一免者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臯關會劉曜
王彌寇維陽陷之勒出轅轅屯于許昌劉聰授勒征
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彌納劉暉之
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窺於齊勒遊
騎獲暉得彌所與窺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
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荀晞
也彌惡之爲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荀晞而赦之何其
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
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徇意也賓曰觀王公
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

殘宗本第八卷
沈元夢藏庚午
十月沈梓校

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窺
明公之志但未獲便耳今不圖之恐曹窺復至共爲
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旣去軍勢稍弱觀其
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
相攻於遼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
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嘗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
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
我害勒因迴車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
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司馬上黨李顯說勒
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

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
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
朝引退詭請王彌譏于已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
恐有專誅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
弁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
弁幽二州諸軍事領弁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
開府幽州牧公如固荀晞王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
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
于葛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具其義穀以
供軍士勒侵壽春無功而還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

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潛渡懼冰邀之
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
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
大軍旣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
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
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
艘以濟其軍令王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
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
事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台臺演部將
臨深年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劉聰署勒爲冀州牧

進封上黨郡公邑五萬戶時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首政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朱_末杯匹碑等部眾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脩乃于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我寡恐圖不_末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顧謂

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眾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憊怠今段氏種眾之悍朱_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朱_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朱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朱_末杯之眾既奔餘自摧散擒朱_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

朱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弁以朱杯三弟爲質而朱杯諸將未盆勸勒殺朱杯以挫之勒曰遼東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納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挑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時王浚署置

第九卷止此
字存以下錄

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弁之意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勒於是輕騎襲幽州晨至薊此門者開門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送襄國市斬之以晉尙書劉翰行幽州刺史劉聰以平幽州之勳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勒之在襄國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錄尙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

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兎羯降者四萬餘落
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
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
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守周
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師及諸兎羯降者十餘
萬落徙之州司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
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
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
諸部落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
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

使相率誅斬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
卜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春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
斬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
大怒遣令史牟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
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
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修獻捷于劉
曜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
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軍征東劉
暢救明勒令舍師於蒲上斬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
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元

海聰二墓收劉繁邑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曰大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度內謁大駕疆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于栗邑停太宰之授勒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于勒手孤惟事君之體當

宗存存十一景自
此起

資舜奉瞽叟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嘗哉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耶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及挈壺署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五讓而後許之

石季龍初以勒從子拜征虜將軍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逯明擊寧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郡續使文鴛救

演季龍退止慮關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交
 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
 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
 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啟送于襄國累封
 中山公攻段疋碑于厭次降之又統中外精卒四萬
 討徐龕攻陷之又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于廣固
 降之及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勤遣季龍討
 之季龍尅上邽進攻集木且兗于河西尅之俘獲數
 萬秦隴悉平勒僭號天王以季龍為太尉守尚書令
 進封中山王

庚午正月初十日校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卷第二百二十一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勳伐第二

前燕慕容廆晉武帝時為鮮卑都督太康十年遷于
 徒河之青上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惠帝元
 康四年乃移居之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
 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

衆圍棘城虜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
百里俘斬萬餘人懷帝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
時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較尉李臻附塞鮮
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讐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
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較尉封釋懼而
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爭歸附者日月相繼
虜子翰言曰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伏
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
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繇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
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甚遼東傾沒已二周中原兵

亂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
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
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
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于諸侯虜從之
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
遼東郡而歸其後平州刺史東夷較尉崔毖陰結高
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元帝太興初
三國伐虜虜以計間之二國引兵而歸唯宇文悉獨
官攻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銳士配世子皝
推鋒於前庶長子翰領精騎爲奇兵從旁出直衝其

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乃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元帝遣使者拜虜平州牧遼東郡公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建業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皝拒之以裴焱爲右部都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爲佐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慕容皝初爲平北將軍

裴焱

封朝鮮公嗣父虜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別部逸豆歸所逐奔處於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其後皝又自征遼東尅襄平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段遼弟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寇安晉爲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逃遣封奕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于馬變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

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乃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輸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元帝遣使者拜虜平州牧遼東郡公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建業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皝拒之以裴焱爲右部都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爲佐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慕容皝初爲平北將軍

宋殘象步

封朝鮮公嗣父虜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別部逸豆歸所逐奔處於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其後皝又自征遼東尅襄平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段遼弟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寇安晉爲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逃遣封奕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于馬燮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

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歸于京師。皝以段遼婁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摠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邊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率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二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其子恪等率騎三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二萬餘級，築戍

凡城而還。成帝拜皝大將軍，封燕王。成帝咸康七年，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庶兄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凡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凡都而歸。明年，釗遣使臣稱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渾伐皝，皝遣翰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尋又

率騎一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子垂爲前鋒歸使其
驍將涉奕于盡衆距翰翰斬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
漠北號又遣慕容恪恭高句麗南蘇尅之置戍而還
三年遣其世子雋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尅之
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

慕容雋嗣其父號爲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明年雋率
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
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雋攻陷其城斬他因而
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伐郡人于凡城而還及
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雋遣慕容恪畧地中山慕容

評攻王午于魯口降之遂進攻鄴尅其城送冉閔妻
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晉穆帝永和八年遂僭卽
帝位

前秦苻洪本姓蒲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永嘉之亂洪
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
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
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
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
洪說季龍宜徙閔中豪傑及兎戎內實京師季龍從
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

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季龍死石遵卽位洪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萬餘永和六年穆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封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符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符健嗣父洪位去秦王稱晉爵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

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于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軼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處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

進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畧定徃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徙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温穆帝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八年僭即帝位後秦姚弋仲父廼爲鎮西將軍綏戎較尉西兗都督永嘉之亂弋仲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兗較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季龍尅上邽啟石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季龍執權弋仲率部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

西兗大都督封襄平縣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謂季龍曰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兗請劾死前鋒使一舉而了乃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羗堪破賊不弋仲姓伯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於是貫甲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

姚萇初爲符堅揚武將軍累遷步兵較尉封益都侯

爲堅將累自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旣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郡詣堅謝罪堅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收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晉孝武大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敗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尅之因畧地至安定鎮北諸城盡降之時符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山人長安堅司隸較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遂僭卽帝位

姚興嗣父萇僞位使征西姚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姚詳等分

爲堅將累自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旣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郡詣堅謝罪堅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收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晉孝武大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敗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尅之因畧地至安定鎮北諸城盡降之時符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較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遂僭卽帝位

姚興嗣父萇僞位使征西姚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姚詳等分

督租運諸軍事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拒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果敢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畱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戎興還長安

後蜀李特初居畧陽晉惠帝元年中隨流人入蜀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夔爲太嘗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夔夔遂謀叛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合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它氏符成隗伯等以四千騎降夔夔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其後夔惡庠齊整以事誅之弁殺

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夔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弁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弁怒于夔閣下手殺淑粲淑粲左右又殺弁皆夔心腹也特兄弟旣以怨夔引兵歸縣竹夔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捷爲太守李苾督護嘗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十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夔聞兵至驚恐不知所爲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夔獨與妻子乘船走至慶

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厥長史袁合及厥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雒陽陳厥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十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弁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竺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

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旣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厥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宣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例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厥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厥爲已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于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

布在梁益爲人備力及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谷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逼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部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聘馬屬鞭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諧羅尙求申期式旣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揜流人嘆曰無寇而城

讐必報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廻乃辭尙還縣竹尙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從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尙曰然吾不欺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尙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尙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兵一旦爲變亦非尙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堅子虜矣宜爲決矣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才門張顯劉益

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尙聞之亦遣都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嚴戒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兵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顛傳首以示尙冉尙謂將佐曰此虜城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大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䟽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尙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

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旣窮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尙于成都閻式遣書與尙責其信用總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尙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于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威武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較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擢上

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閭式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顥遣都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較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都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射擊張龜龜敗績死者大半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進寇巴西巴西郡承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撫恤

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晉孝武大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大赦其境內李流兄特承制以流爲鎮東將軍特旣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蹇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獲嘗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黃劄何冲二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尅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郡尚閉門自守

蕩馳馬追擊卑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
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
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
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
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
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
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
雄大喜乃攻尙軍尙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
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
邑皆空流野無所畧士衆饑困涪陵人范長生率衆
千餘家依青城山尙參軍涪陵徐輦求爲汶山欲要
結長生等與尙犄角討流尙不許輦怨之求使江西
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結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
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
人也勸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
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
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

李雄父特承制以雄爲前將軍特弟流死雄自稱大
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尙遣將攻雄雄擊
走之李驥攻犍爲斷尙運道尙軍大餒攻之又急遂

留牙門羅特固守尙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尅成
都于時雄軍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鄴掘野芋而食之
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僭稱成都王又僭卽
帝位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
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
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較尉李毅等固守不
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
人送婦女千口於城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義
張金苟等殺離反閻式以梓潼歸于尙尙遣其將向
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尅時李國鎮

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尙雄乃引歸遣
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尙卒巴郡亂李驤攻涪
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
大赦改元

後涼呂光畧陽底人初仕符堅舉賢良除弇陽令夷
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
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又從王猛滅慕容暉封都
亭侯符重之鎮雒陽以光爲長入爲太子右率蜀人
李馬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乃以光爲破虜將軍率
兵討滅之遷步兵較尉符落反光入擊平之拜驍騎

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疆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摠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西府佐將行堅太守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嘗必有常大福宜深保愛光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軍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者

殘景止

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馳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猶胡猶胡弟訥龍侯將廋率騎二十萬弁温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絹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眾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鑠之狀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

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諸國憚光威名貢獻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傑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嘗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較尉道絕不通光旣平龜茲有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餘品駿馬萬餘匹而符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及玉門梁熙傳檄責

光擅命還使遣子喬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喬大敗喬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較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師侯其餘封拜各有差以主簿尉祐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自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鷓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真討之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

飛司馬張象叅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符
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較尉王穆
所圍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
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
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
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
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
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暮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
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
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由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

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
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
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耶皇天欲贊成明公八
百之業故令大豫迷于良筭爾光大悅賜金帛有差
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馳畧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光將彭晃徐喬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黃武
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藏帝光至是始聞符堅爲姚
萇所害乃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
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
州牧酒泉公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五

勳伐第三

後燕慕容垂慕容皝子也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嘗率眾數萬屯于樂安嘗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嘗相持嘗憚而不敢侵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說慕容雋伐之

册府元龜 僭偽部

雋以垂爲前鋒都督雋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待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爲司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及慕容暉嗣位垂敗晉將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金奔于符堅堅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垂在堅朝歷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萬餘騎奔垂垂以兵屬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遣其

將李蛮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於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符揮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維陽丕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兵騎一千爲垂之副以討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樊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嘗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及至維陽率衆會垂勸稱

尊號垂謀于衆曰雒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至滎陽以晉孝武大元八年自稱大將軍都督燕王承制行事攻拔鄴鄆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擁漳水以灌之翟斌密應符丕决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慕容農率衆數萬迎之群僚聞慕容暉爲符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其後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垂定都中山以太元十一年僭卽位遣其征西慕容

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符堅冀州牧符定鎮東符紹幽州牧符謨鎮北符亮等悉降慕容盛初以慕容寶庶長子封長樂王寶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因斬蘭汗以長樂王稱制先是慕容奇聚衆于建安亦將討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金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旣斬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于是僭卽尊位西秦乞伏國仁代其父司繁爲符堅鎮西將軍鎮勇士川

及堅與壽春之役徵爲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符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號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弁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符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嘗迷運先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簿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變之運而不作乎以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澠川甘松正明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

南燕慕容德初以慕容雋之弟封范陽王後從慕容垂如鄴及垂稱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遷司徒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旣嗣位以德爲冀州牧領南蛮較尉鎮鄴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又遣遼西公賀賴

殘字本第三卷自此起沈天夢感

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將追破章軍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於薊慕容詳又僭號中山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攻承制南夏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七千乘自鄴徙于滑臺依燕元故事稱元年

北涼沮渠蒙遜雄傑有英略會伯叔羅仇魏弼從呂光征河西光前軍大敗魏弼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諛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輕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

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寶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世之志使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爲尙書左承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

叔益生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業旣殺門下侍郎馬權蒙遜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馬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成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神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州士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懼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非至氐池衆逾一萬鎮

軍賊莫孩率部衆附之羗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於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元子承爰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蒙遜斬之晉安帝隆安五年梁中庸田昂等推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義熙八年僭卽西河王位夏赫連勃勃初以西單于子爲後魏所敗奔於叱于部叱于他斗伏送勃勃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姚興以爲安邊將軍封陽川侯遷持節安

北將軍五原公醜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
 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窳^命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
 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眾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
 襲殺沒奕于而并其眾眾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
 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苗裔也國稱大夏其年
 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眾數萬萬數千道詩遍試姚興三城
 已并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等勃勃初僭號求婚于
 秃髮擗檀擗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餘眾伐之殺
 傷萬餘人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擗檀
 追之勃勃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千里殺傷萬計斬其

大將十餘人又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
 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眾二萬來伐勃
 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
 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
 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
 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於是拜置守宰以
 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
 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
 城勃勃候與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
 文宗距戰勃勃設伏擒之興將王奚聚羗胡三千餘

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堡人窮迫執奚出降勃勃
又攻興將金維洛生于黃石固彌祖姐豪地于我羅城悉
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石地代領幽
州牧以鎮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
興將姚廣郡于定陽尅之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
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於大城勃勃
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于青石井原
降其衆四萬五千戎馬二萬匹進攻興將党知隆于
東鄉降之徙其三千餘戶于二城姚興鎮比參軍王
買德來奔勃勃以爲軍師中郎將又攻興將姚遠于

第四卷止

杏城二旬尅之執遠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
尹敵等姚興死子泓立泓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
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
二旬尅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
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其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
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胡儼華韜率戶五
萬據安定降于勃勃其後姚泓爲宋高祖所滅高祖
留子義貞真鎮長安勃勃以子瓚都督前鋒諸軍事領
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關中郡縣悉降宋高祖
召義真東鎮雒陽以朱齡石守長安百姓遂逐齡石

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爲壇于灞上僭卽皇帝位
吳楊行密廬州人唐僖宗廣明之亂天子幸蜀郡將
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啟初秦宗權擾淮右
類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
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
人皆號勇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卽以符印
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啟三年楊
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祆人呂用之之輩牙將畢
師鐸懼爲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襲廣陵爲用之所
却乃乞師於宣州秦彥且言事克之日願以揚州師

之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
遂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秦彥率大衆并家屬渡
江入據揚州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
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軍萬人奄至畢
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於外至是委質於行密
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
短兵總接行密僞遁秦畢之兵爭出其柵以取金帛
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
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於幽州少長皆死同坎
瘞於道院非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

十千居人相啗畧盡十月城陷秦畢走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饑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半軍食未入城者皆爲儒所有時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爲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於長給行密日用之有白金五千挺瘞於所居之廡下寇平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據命斬於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梁太祖兼領淮南乃

遣牙將張廷範使于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信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淳然有拒命之意梁祖乃追李璠等還卽表行密爲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於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於廬江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感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一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卧病爲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

城長駟人于廣陵盡得孫儒之衆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至子涓乃僭號漢劉隱唐末爲廣州右都押衙領賀水鎮將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門扈蹕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瑒譚玘謀不稟朝命隱舉部兵誅瑒玘以聞知柔至深德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爲兩使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

相崔遠爲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懼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爲留後然久未卽真及梁祖爲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祖卽表其事遂降旄節梁開平初恩寵殊厚遷簡較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裡禮畢加簡較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郡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

蜀王建陳州項城人唐末隸名於忠武軍秦宗權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得補軍候廣明中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爲巢將領衆攻襄鄧

殘宗本第六卷止
心下缺庚午十月
沈

宗權遣小較鹿晏弘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爲八都晏弘與建各一都較也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勣棄城而去晏弘因自爲留後以建等屬郡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弘正授節旄恐部下謀已多行恐虐繇是部衆離心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弘益猜二建僞待之厚引人臥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牌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曰僕射其言厚德意疑我也禍難無日矣早

宜擇利而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其兵爲五都仍以舊較主之卽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皆遙領刺史光啓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建等素爲令孜所厚復恭懼不附已乃出五將爲郡守以建爲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已屢召之建不安其郡因招合谿洞豪猾有衆八千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所至殺掠

守亮不能制東州節度使顧彥郎初於關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每遣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宣憂其膠固謀於監軍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他腸作賊山南實進退無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卽飛書招建建大喜遣使謂彥郎曰十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詣城都省阿父因依陳太師才一大郡是所願也卽之梓州見彥郎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敬宣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卽至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

下公如以將校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宣懼乃遣人止建遽脩城守建怒遂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宣讓之曰彼何爲者而犯吾疆理建軍吏報曰閬州司徒比寄東州而軍容大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絕何也司徒不惜改轍而東但非省大師反爲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間謂我何心故也使我來報且欲竒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啓三年居浹旬建盡取東川之衆設梯衝攻成都三日不尅而退復保漢州月餘大剽蜀士進逼彭州百道攻之敬宣出兵來援建解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懼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日

盛復攻成都敬宣患之顧彥郎亦懼侵已昭宗卽位
彥郎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宣他鎮乃詔宰
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宣敬宣不受代天子怒命顧
彥郎楊守亮討之時昭度以建爲牙內都較董其部
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討賊
未効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雒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
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之且以
兵威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覲面與主上
畫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於行府門外
擒昭度親吏鬻而食之建徐啟昭度曰蓋軍士乏食
以至於此耶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卽日東還總
出劔門建卽嚴兵守門不納東師月餘建攻西州管
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謂建曰
老夫與八哥相厚太師久以知聞有何嫌恨如是困
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天子付
以兵柄太師孤絕朝廷故也苟大師悉心改圖何福
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款如何曰父子之義
何嫌也是夜令孜攜蜀師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
曰太師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戾旣此推心一切如
舊翌日敬宣啓關迎建以蜀師讓之建乃自稱留後

表陳其事明年春制授簡較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宣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於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建雄猜多機畧意嘗難測既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彦郎婚姻之舊未果行會彦郎卒弟彥暉代爲梓帥交情稍急李茂貞乘其有間密構彥暉因與茂貞運盟闕征疆吏之間與蜀人得失大順未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於鳳翔李茂貞出師援之建卽圍解自是爾川交惡

者累年後建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於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求援於建建出兵赴之大敗興元之衆洎軍旋建乘虛奄襲梓州虜彥暉置於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天福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遷車駕在鳳翔梁祖攻圍歷年建外脩好於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間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爲建所有因自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雒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

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
茂貞雖嘗才然名望宿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守謹有
餘韓生所謂入爲扞蔽出爲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
之爲吾盾鹵耳及梁祖將謀強禪建與諸藩同謀興
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於鳳翔數與汴將王
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凝之失荆襄也弟明以其奴奔
蜀建因得夔峽忠萬等州及梁祖開國蜀人請建行
劉備故事建自帝於成都

閩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
賊蜂起有賊率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
潮時爲縣佐緒署爲軍正蔡賊秦宗權以緒爲光州
刺史尋遣兵攻緒率衆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
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出已之右
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衆求帥乃刑牲
歃血爲盟植劍於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爲將軍至潮
拜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異卽奉潮爲帥時泉州刺史
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爲理所整肅耆老
乃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之又
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啓二年福建觀察
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子婿范暉自

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繇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卽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於福州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内觀察使審知爲副乾寧中潮卒審知遂繼兄位梁祖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乃僭卽帝位

唐李昇海州人僞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本名知誥唐大祐初楊行密卒其子渥嗣會佐衛都指揮使張顥殺渥立其弟涓爲帥溫尋殺顥涓僞授溫嘗州刺史溫留廣陵遣昇知州事其後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時昇爲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

溫表移其治於金陵僞授溫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爲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爲大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涓爲天子僭稱大吳涓死又迎母陽王浦於潤州卽僞位自是溫父子愈盛中外共尊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累官至守太師中書令封東海王後唐天成二年卒昇乃知内外左右軍至守太尉中書令尋封東海王晉天福二年楊浦遜位於昇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爲義

冊府元龜

勳伐

卷之三百二十三

祖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奉先 孝友 宗族

奉先

夫有國家者必尊尊親親以敦厚風教雖盜有皇器竊據神鄉亦考尋古昔稽合禮文以為崇薦之事不可忘歸尊之義不可廢所以表孝饗而慰神靈也乃

僭偽部

至追宗廟之號上園寢之名升陽位以配皇天居明堂以侑上帝陳其樂舞豐其粢盛奉顯相之容竭祇肅之意誠追遠而斯在顧假名而焉如

前凉張茂嗣兄實為凉州牧私謚實曰昭公

張駿嗣季父茂為凉州牧私謚茂曰成公

張重華嗣父駿為凉州牧私謚駿曰文公

張耀靈嗣父重華為西平公私謚重華曰昭公後改

桓公

張祚僭稱帝追崇曾祖軌為武王祖實為昭王從祖

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明王

前趙劉元海初僭漢王位追尊蜀後王為孝德皇帝

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皇帝父

劉和嗣父元海僭帝位偽謚元海為光文皇帝廟號

高祖墓號永光陵

劉聰僭即帝位新作太廟

劉粲嗣父聰即偽位謚聰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劉曜既即偽位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塋東

邑墓號陽陵偽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為景

皇帝曾祖父廣為獻皇帝祖防為懿皇帝考曰宣成

皇帝都長安繕宗廟以冑頓配天元海配上帝

後趙石勒初爲侍中征東大將軍母王氏死潛窆山
谷莫詳其所旣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後
僭稱趙王始立宗廟及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
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勒僭卽皇帝位追尊其高
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
妣曰元昭皇太后

石弘嗣父勒僞位號勒墓爲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
號高祖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追尊祖匍邪武皇帝父寇覽
太宗孝皇帝其後藉田畢遂如襄國謁勒墓

石遵卽僞位號季龍墓爲顯原陵僞謚武帝廟號太
祖

石閔僭卽僞位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
皇帝考贍烈祖高皇帝

前燕慕容雋旣卽僞位追尊祖廕爲高祖武宣皇帝
父號爲太祖文皇帝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廕廟范
陽燕郡構號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
廟焉

慕容暉嗣父雋僞位謚雋爲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
號龍陵

前秦苻健僭帝偽位謚父洪為惠武帝

苻生嗣父健偽位謚健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

祖

苻堅僭稱大秦天王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起明堂

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

以配上帝

苻丕僭即帝位追謚父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苻登僭即帝位偽謚族父丕為哀平皇帝

苻崇僭稱尊號偽謚父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追謚父弋仲曰景元皇帝廟號

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又謚兄襄魏武王

姚興嗣父萇偽位謚萇為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

原陵

姚泓嗣父興偽位謚興為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

偶陵

後蜀李雄僭稱成都王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

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及僭號追尊特曰景

皇帝廟號始祖又追謚弟流秦文王

李班嗣叔父雄偽位謚雄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

陵

李壽僭即帝位追尊父驤為獻帝後改立宗廟以驤為漢始祖廟以初封漢王欲改國號特雄為大成廟

李勢嗣父壽位偽謚壽為昭文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

後涼呂光既僭即二河王位以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桓公父婆樓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遣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從之

呂紹嗣父光位偽謚光為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曰高陵

呂隆嗣兄纂僭即天王位偽謚纂靈皇帝墓曰石陵後燕慕容垂僭即皇帝位繕宗廟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

慕容寶嗣父垂位偽謚垂武成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慕容盛嗣父寶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

慕容熙僭即帝位偽謚慕容盛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

西秦乞伏乾歸嗣兄國仁位自稱河南偽謚國仁宣

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熾盤嗣父乾歸位偽謚乾歸武元王

北燕馮跋僭稱太王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

皇帝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爲

祖父園邑

南涼秃髮利鹿孤嗣兄馬孤位偽謚馬孤曰武王廟

號烈祖

秃髮儁檀嗣兄利鹿孤位偽謚利鹿孤曰康王

南燕慕容德僭卽帝位于廣固設行廟於宮南遣使

奉策告成

慕容超嗣叔父德位偽謚德獻武皇帝

夏赫連勃勃僭卽帝位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

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曰桓皇

帝廟號太祖母符氏曰桓文皇后

吳楊渭僭卽帝位追尊父行密爲太祖武皇帝兄渥

爲景帝

楊蒲嗣兄渭位偽謚渭宣帝

閩王延鈞僭卽帝位追尊父審知爲武皇帝

王昶嗣父延鈞位偽謚延鈞爲惠帝

前蜀王衍嗣父建位偽謚建爲神武聖文孝德明惠

皇帝廟號高祖墓曰永陵

後蜀孟昶嗣父知祥位僞謚知祥爲文武聖德英烈
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前漢劉玠襲父陟位僞謚陟爲太皇大帝廟號高祖
陵曰康陵

劉鋹嗣父晟位僞謚晟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
宗陵曰昭陵

孝友

四星東聚五馬南浮獯醜阻兵姦渠盜土昏迷自恣
忿驚嘗生亦有懷孝愛之情知友于之分居喪過禮

臨難相先雖非仁義之所成固亦染習而斯至

前趙劉元海齧亂英惠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
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
之並遣弔賻

前秦苻堅率衆向鄴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
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後秦姚萇襄之弟也嘗從襄征伐襄之敗于麻田也
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
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

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宐遵聖性以光遺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嘗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與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尊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與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

德皆與之叔父也

碩緒

後蜀李雄母羅氏死雄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驥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經至哀而已驥曰任回方至

任回為至南也

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嘗難違

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驥與回俱見雄驥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

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南燕慕容德僭立於廣固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
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
動止便卽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
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烏之情張華進曰杜弘
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
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
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
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及
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知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
而寢疾

宗族

典午失馭羣雄構亂茫茫九土一唱千和於是跨州
連郡鷓鴣張蟻聚盜王者之位擬乘輿之制以樹立子
弟列爲藩輔式是古訓以隆邦翰展親之義靡或闕
如疆幹之術於是乎在乃有采夫公望隆其寵數靡
容濟濟之讓克厚尊尊之權惇睦無間情禮兼至者
焉

前凉張祚僭帝位以弟天錫爲長樂王子庭堅爲建
康王弟子靚爲凉武侯

張天錫自稱西平公以從弟慮為從事中郎

西涼李嵩僭稱涼公以其子讓為敦煌太守

李歆嗣偽位既為沮湫所敗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

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西奔

敦煌太守恂與諸子棄敦煌奔于北山歆子重耳奔

于江左仕于宋復歸魏為弘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

等于姑臧

前趙劉元海僭即帝位以子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又

以劉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宗室以親疎為等悉

封郡縣王又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又為北海王

後以子聰為大司徒劉歡樂為太傅劉延年為大司

空劉洋為大司馬及元海寢疾將為顧託之計以歡

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為太保聰為大司馬大單

于金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

司馬

臣欽若等曰自觀樂已下載記不書於元海何親故弁姓言之後皆放此

又有衛尉

西昌王劉銳領軍劉盛侍中劉乘武衛劉歆劉濬及

劉安國劉宣宣子士則初為左賢王元海即王位宣

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劉聰僭即帝位封其子粲為河內王使持節撫軍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

後以劉易為太尉遷太宰

劉曜僭即帝位封子襲為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

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封郡王又封

子喬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

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後為大

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又有大宰

劉雅鎮軍劉錫右軍劉幹侍中中山王劉岳大尉汝

南王劉咸大司徒劉綏

後趙石勒僞稱天王行皇帝事署其子宏為持節散

騎嘗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

王左衛將軍斌大原王少子恢為輔國將軍南陽王

又封石生河東王石琪彭城王又以中山王石季龍

子邃為兖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嘗侍武衛將軍宣

為左將軍挺為侍中梁王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親王皆貶封郡公以子宣為河

間公韜為樂安公斌為燕公遵為彭城公鑒為義陽

公宣後為皇太子韜為司徒又加大尉與太子宣迭

日省可尚書奏事斌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

事又命宣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啟也其後

季龍僭即帝位諸子進爵郡王及疾甚以遵為大將

軍鎮闕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

前燕慕容雋初僭稱王以弟恪爲輔國將軍評爲輔
弼將軍及僭帝位以恪爲侍中封太原王評爲都督
秦雍益梁江楊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封子臧
爲樂安王泓爲齊北王冲爲中山王

慕容暉僭卽帝位以慕容恪爲大宰錄尚書行周公
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初慕容皝將終謂子雋
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
雋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雋寢疾引恪與慕容
評屬以後事雋死群臣欲立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

吾節也及暉之世搃攝朝權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
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嘗度雖執
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
釋卷其百僚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
者其後暉境內多水旱恪評益稽首歸政請遜位還
第暉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恪臨終暉親臨問以後
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
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
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前秦苻健僭稱天王大單于以弟雄爲丞相都督中

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及僭卽帝位雄
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律嘗曰元才吾
姬旦也及卒徙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
奪元才之速也

符生僭卽帝位以符安領大尉符柳爲征東大將軍
并州牧鎮蒲坂符謏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
符堅僭稱天王以兄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彥爲太尉從兄柳爲車騎大
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平陽公雙河南公子暉平原
公熙廣平公敷鉅鹿公楊東海公敷清河公融字傳

休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竒之曰且
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符生愛其器貌嘗侍左右未
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後
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
較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
不受後爲鎮東大將軍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
奏樂賦詩初爲侍中中軍將軍銓綜內外別政脩理
進才理滯王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
堅所委任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駟與融議之
始議伐晉融曰吳不可伐堅不納及淝水之戰融馳

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堅還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融而後入贈融大司馬謚曰襄公
符丕僭卽帝位封子懿爲勃海王昶爲濟北王又以符冲爲左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封西平王符纂爲太尉東海王纂爲符堅尙書令封魏長公堅敗自關中來奔故有是拜又以阜城侯符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符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符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符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平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嘗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故有是命其後又以符纂爲大司馬符冲爲車騎大將軍尙書令儀同三司及丕敗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
符登僭卽帝位遣使拜符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繇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登又封子牟爲南安

王尚為北海王

後秦姚萇僭即帝位以弟緒為司隸較尉鎮長安碩

德為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都督隴右諸軍事領護羌

較尉鎮上邽後以安定地狹且逼符登使碩德鎮安

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

姚興僭即帝位封叔父征虜緒為晉王征西碩德為

隴西王征南靖為公

不書國名

又以碩德為秦州牧領護

東羌較尉鎮上邽與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

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

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直馬

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

後行後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緒與碩

德同讓王爵興弗許緒等又固讓許之又子懿弼誅

宣謚愔璞質達裕國兒皆為公

姚泓僭即帝位以姚紹為大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

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

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紹泓之叔

父也泓聞姚懿將襲長安召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

懿情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

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

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黨已成違距勅旨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後果執懿因之誅孫暢等及泓之敗其子佛念年十一兵至泓欲降佛念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荅佛念遂登官墻自投而死

蜀李特自稱大都督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

李雄僭稱成都王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璜爲司

空等官李國爲太宰

李期僭卽帝位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李勢僭卽帝位其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

後涼呂光僭卽三河王位以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及僭卽帝位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時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

臣子弟隨之其後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闖關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紹字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嘗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

呂纂旣僭立以弟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較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

呂隆僭稱天王以弟起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較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

後燕慕容垂自稱燕王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其後有左將軍慕容固平北慕容佐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樂浪王宙高陽王隆丹陽王瓚開封公詳及慕容鍾慕容永慕容農

不書何親

慕容寶嗣僞位庶子清河公會長樂公盛並進王爵

西秦乞伏乾歸僭稱河南王有弟益州爲前將軍秦州牧軻殫爲涼州牧軻殫與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又有弟廣武智達揚武木奕于乾歸長子熾磐次子中軍審虔

熾盤襲僞位署弟延祚爲禁中錄事

非燕馮跋僭稱天王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素弗後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跋之七年素弗死跋哭之哀

慟比葬七臨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旬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右僕射嘗山公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嘗高城伯

南京秃髮烏孤僭稱武威王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僞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後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僞檀入錄府國事

秃髮僞檀僭稱涼王爲乞伏熾磐所降其少子保周臘于破羗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承鉢皆奔

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羗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

南燕慕容德僭稱燕王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及僭即帝位以慕容鍾為司徒鍾字道明德從弟也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繇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

勲

慕容超嗣偽位以慕容鍾為都督中外諸軍務錄尚書事加青州牧又以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兗楊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鍾加開府儀同三司又有侍申

慕容統右衛慕容根及慕容昱慕容凝

北凉沮渠蒙遜為沙州刺史以其弟拏為護羗較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拏死又以從祖益子為鎮京將軍護羗較尉秦州刺史鎮姑臧及僭即河西王位西視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蹄虜大捷而還又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利虜降之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以其長兄右地代為丞相代公次兄萬侯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千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隸較尉若門為

尚書令叱以韃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為征
 非將軍尚書右僕射兄子羅提為右將軍其後以叱
 于阿利領將作大匠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
 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又以其子瓚都
 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
 及尅長安僭即帝位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于
 長安置南臺以瓚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
 閩王延鈞初封閩王表兄延稟為建州節度使累官
 至中書令頃之延稟以軍州委長子繼雄退居別第
 王昶僭號以其子繼恭為福州節度使

王延正僭號其子繼勳為泉州刺史

唐李景僭號以仲弟遂為皇太弟季弟逵為齊王

前蜀王衍襲父建僞位封建子宗壽為嘉王宗弼為

六軍使又有宗勳宗儼宗昱

不書王爵

後漢劉崇僭號於河東署其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太原尹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七

世子

自晉人失御群雄競逐山河跨據率僭尊極之稱子弟世及亦濫儲兩之制其間篡害廢立十掌七八雖蜀有世文趙有大雅好文愛士而不免于禍固與夫貞萬邦繼大統者異矣今以世子命篇者亦猶吳楚

冊府元龜 僭偽部

稱王春秋書其爵以子之義也唐季諸國并附出焉
前涼張軌既爲梁州牧表立子實爲世子軌卒實紹
位

張駿寔之弟爲梁州牧西平公境內皆稱之爲王駿
立子重華爲世子時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
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
嗣不可曠儲官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
君建典之禮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况今社稷彌崇
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
卵之危而殿下以安踰太山非所謂也駿納之及駿

卒重華紹位

張祚重華之庶兄既篡耀靈僭卽帝位立其子太和
爲皇太子祚爲玄靚所殺并誅太和張天錫駿之少
子玄靚死國人立之爲涼州刺史西平公以子大懷
爲世子其後廢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爲世子
西涼李暠領秦梁二州牧世子譚早卒以第二子士
業爲世子表假撫軍將軍護羌校尉暠卒士業嗣
前趙劉元海既僭號立其子和爲太子元海死和嗣
僞位爲弟聰所殺

劉聰既殺兄和卽僞位立其弟非海王又爲皇太弟

領大單于其後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又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父矣晉王聰子蔡也王公以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繇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

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父弗從乃止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父謀反父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寇威卜抽監守東宮禁父朝賀父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宏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時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斬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父謂晉王粲曰太弟于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

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
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妄爲
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寵凡在含
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
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
將軍爲太子父又許衛將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
矣二王居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
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昔父親人人豈親之
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
殿下兄弟故在忠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
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
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
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
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
必言與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
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
馬劉敞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
祭深然之猗密謂皮敞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
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
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敞大懼叩頭求

哀倚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倚曰相國必問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卽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傲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斬準從妹爲父孺子淫于侍人父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之早有所繫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

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旣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

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蔡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後聰讌群臣於光極前殿引見太弟又容貌毀悴髮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蔡使王平謂父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裏甲以備之又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裏甲以居蔡馳遣告斬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嘗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又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蔡遣臣準收氏羗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父同造逆謀聰

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父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闕堅所怨也廢父爲北部王蔡使準賊殺之坑土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遂立蔡爲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

劉粲嗣僞位立其子元公爲太子蔡旣爲斬準所殺劉氏無少長皆斬之

劉曜元海之族子卽僞位立其子熙爲皇太子曜旣爲石季龍所敗熙與將相諸侯皆殺之

後趙石勒初爲上黨郡公以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興死立第一子弘爲世子領中軍及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立爲太子弘字大雅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悒悒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勒死弘嗣僞位爲石季龍所廢後殺之

石季龍旣廢弘自稱居攝趙王立其子邃爲太子及僭稱大趙天王皇太子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尙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於田懸管而入或夜出於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以識其味也河間王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馳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嘗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

省亭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斬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大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吏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遙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一

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求媚於宣因說之曰令諸公侯吏部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

樂平四公

王欽若等曰秦公韜燕公斌義陽公鑿樂平公皆季龍子

所置吏一百

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其後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郎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

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永和中季龍命宣祈於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月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今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并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傾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宜旣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園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季龍復命石韜示如之出自并州游於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

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患甚謂所幸楊拯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女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旣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拯等許諾因韜夜宿於佛精舍宣使拯成及牟皮趙生等緣彌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嘗不可以

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於天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毋哀過危嚴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科便寢闇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乃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除之斷口舌今而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墻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

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亾去執趙生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鑲之作數斗米糟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轆轤穿之以繩倚梯積柴送於標所使韜親官者郝稚劉伯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領轆轤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

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
挽季龍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又誅其四率已
下三百人官者五十人溇其東宮養猪牛廢宣母杜
氏爲庶人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
彭城公遵竝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
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昭武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
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
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旣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
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娼賤是
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

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
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
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
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
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
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
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
皇后季龍死世卽僞位爲兄遵所廢石遵季龍子旣
篡世卽僞位以燕王斌子衍爲太子俄爲石鑒所殺
冉閔季龍之養孫旣殺石鑒僭卽皇帝位國號大魏

復姓冉氏立子智為皇太子

前燕慕容廆為遼東公立子皝為世子

慕容皝為燕王以子雋假節安北將軍東夷較尉左
賢王燕王世子

慕容雋僭即皇帝位立其世子暉為皇太子後暉死
謚獻懷復立次子暉為太子後讌群臣於溝池酒酣
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
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嘗謂二主緣
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暉亾以來孤髮髮中白始知
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暉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

貽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緒對曰獻懷之在東宮
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
聞道備而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
其闕也雋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緒曰至孝自
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
也沈毅好斷理諳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說直
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
古藝業趨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
也輕財好施憫恤民隱此其八也雋泣曰卿雖褒譽
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

前秦苻健僭即皇帝位立子萇為太子萇既死健以

讖言三羊五眼苻應故立第三子生為太子苻氏本氏人洪

生健健生生故日三羊生無一目故日五眼苻堅既殺生遂即號以其子

宏為皇太子其後慕容冲攻長安堅出如五將付宏

以後事宏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歸其南秦

州刺史楊璧於下辨壁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張熙假

道歸於晉處宏於江州宏立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

以宏為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

苻登堅之族孫既即僞位以弟懿為太弟後立其子

崇為皇太子登為姚興所敗崇奔於湟中僭號為乞

伏乾歸逐叙

後秦姚萇僭即皇帝位立長子興為皇太子興字子

畧苻堅時為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

奔萇遂立之萇出征討嘗留統後事與其中舍人梁

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

之後萇討苻登遣姚碩德鎮李潤碩德萇弟李潤地名尹緯守

長安召興詣行營征南姚方城言於興曰今寇賊未

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裔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

除之興於是誅苻裔王統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

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

朝竝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柰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會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尅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甚有威惠萇死遂嗣位

姚興僭卽皇帝位立其長子泓爲皇太子泓字元子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嘗留總後事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尙書王尙黃門郎段章尙書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泓受經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於床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泓留總後事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其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馭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

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明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濼酷刑是豈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其後廣平公弼弟 弼 泓謀害泓泓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

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輿慘然改容召冠軍姚讚右僕射梁喜京兆尹尹昭輔國歛曼兔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速日不決弼黨恟懼興慮其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

蜀李雄旣僭號將立兄蕩子班爲太子時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捍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

業功繇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獻始天所命大事垂尅薨於戎陣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家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字世文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

未嘗不有慚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莫之逮也班爲性汎愛動循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嘗戒厲之每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懇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植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以班爲撫軍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環等尋爲李越所殺

李壽雄叔父讓之子既僭卽僞位以其子勢爲太子尋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死勢嗣位後涼呂光僭卽三河王位立子紹爲天王自號爲太上皇遂立爲太子後光疾甚以紹爲天王自號爲太上皇帝光死紹卽位爲庶兄纂所篡自殺

後燕慕容垂初僭卽燕王位立子寶爲王太子及僭帝號以寶爲皇太子爲寶起丞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於龍城以高陽生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實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

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符堅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淝之役寶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嗣位

慕容寶既嗣立以少子濮陽公策爲太子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畧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

望垂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策意不在會
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
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段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
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
策策母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策
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蠢弱不慧及寶爲蘭汗所
殺策亦遇害至盛卽僞位謚曰哀太子
慕容盛寶之庶長子僭位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
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意在於熙
遂廢定迎熙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

慕容雲寶之養子旣弒熙自立復姓高氏以彭爲太子
西秦乞伏乾歸旣僭號秦王立其長子熾盤爲太子
初乾歸降姚興熾盤拜建武將軍行西夷較尉留其
衆鎮苑州及乾歸返政遂立熾盤爲太子領冠軍大
將軍都中外諸軍錄尙書事乞伏熾盤旣嗣僞位立
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
軍事熾盤死慕末嗣僞位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立其子永爲太子尋領大單于
置四輔

南凉秃髮儁檀僭卽凉王位立世子武臺爲太子

南燕慕容德僭即皇帝位立其兄子超為皇太子初德迎超于長安及至德憂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恐生人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立超其月德果死超嗣位

北凉沮渠蒙遜僭即河西王位立其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立子璜為太子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借偽部

知人 寬恕 恩宿 戒懼

知人

傳曰人不易知書曰知人則哲是知非精鑒深識度越群萃者安能善其人倫哉昔晉室衰圯中原俶擾群雄開釁盜竊位號乃有觀貌察言視表知裏揣摩

其器能探願於度量淑慝斯辨用舍惟允斯亦臻賞
識之與得旌別之旨者焉

前趙劉元海族子曜聰惠有奇度年捌歲從元海獵
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
色自若元海異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
劉聰族弟曜字永明嘗輕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
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日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
足道哉

後趙石季龍滅遼西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
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榮陽鄭系潁

川荀綽北地傅暢劉群崔悅盧諶等十餘人而已
前燕慕容廆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旣而
生孫雋廆曰此兒骨相不啻吾家得之矣

慕容皝卽王位時陽鶩字士秋少清素好學器識宏
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守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
慕容廆甚奇之皝遷爲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
皝臨終謂雋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付託大事汝善
待之慕容雋之將圖中原也鶩制勝之功竝于慕容
恪又皝第五子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
垂過膝皝甚寵之嘗曰而謂諸弟曰此兒闢達好奇

終能破人之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宇道業息遇踰于世子雋故雋不能平之

前秦符洪其孫堅年七歲洪每日此兒姿貌俊偉質性過人非嘗人相也

符堅以符重之鎮雒陽以呂光爲長史及重謀反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

後秦姚弋仲初爲石祗右丞相祗與冉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嘗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

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

姚興時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佛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嘗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吭而死

後蜀李流素重兄子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矣勃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

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
後燕慕容盛垂之庶孫盛之僭位征高句驪契丹慕容熙從征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

寬恕

仲尼有言曰爲君者寬裕以容其民又曰寬以得衆恕以利物斯居上之道也若乃跨據山河盜竊名器征伐自出禮樂自用亦能恢其大體成其衆務至有覆敗師旅抵觸忌諱或引已而自責或開心而容受至於奔亡越境則歸其妻孥過惡雖彰而復其位遇

故人必爲用下無猜心夫所以能致於成功亦克永世者良爲此也

前涼張駿爲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等東會韓璞等攻討劉曜所陷秦州諸郡曜將劉喬來距璞軍糧竭遣武興太守辛巖督運於金城劉喬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子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群心咸悅

後趙石勒初僭稱趙王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勿彈白邪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旣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

前秦苻堅僭稱天王慕容垂初爲慕容雋所封吳王與世子全奔於堅堅相王猛伐維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立引見東堂慙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待如初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

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如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

後秦姚弋仲初為石祗右丞相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氏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為參軍其寬恕如此

姚興嗣偽位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既至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之興乃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後蜀李雄僭稱成都王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成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之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無事故歸之者相尋

後燕慕容盛僭稱燕王遣輔國將軍李早討遼西及還聞盛殺其將魏雙懼棄軍奔走旣而歸罪復其爵

位盛謂侍中孫勅曰早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欵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

北涼沮渠蒙遜僭稱涼王西郡太守梁中庸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怪之乃盡歸其妻孥又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後復奔還待之如初

恩宥

金行中地壘醜亂華鳩義荐張臬巢競啓恣用庶戮威雷無辜亦有僭據之初慶賚之際懼上帝之弗祐慮下民之有辭弛秋荼之刑縱凝脂之綱布維新之令示更始之仁小惠未孚衆弗懷也

前涼張茂涼州牧寔之弟晉太興三年寔爲關沙等所害州人推茂爲涼州牧乃誅關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

駿茂之弟晉大寧三年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拜駿爲涼州牧西平公駿赦其境內其後劉曜遣將劉喬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

重華駿之子晉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大尉護
羗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

祚重華之庶兄晉永和十年廢重華之子耀靈僭稱
帝號赦殊死已下

玄靚重華之子晉永和十二年自號大都督大將軍
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

前趙劉元海晉永興元年僭卽漢王位赦其境內永
喜二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是年遷都平陽汾水
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
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已瑞大赦境內

聰元海之子晉永嘉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嘉
平中以太廟新成改元建元大赦境內及劉曜陷長
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出降至平陽
聰使子粲告于大廟改年麟嘉大赦境內後聰殺僞
大弟又立粲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

粲聰之子太興元年嗣僞位大赦境內
曜元海之族子晉太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
唯斬準一門不在赦例是年繕宗廟社稷南北郊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後終南山摧長安人劉終於摧所
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

構五梁罅酉小襄困囂喪鳴呼鳴呼赤牛奮矧其盡
平時郡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後受
之於大廟又大赦境內及塋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
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又嘗因疾瘳
曲赦長安殊死已下咸和三年躬親二郊飭繕神祠
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
半

後趙石勒晉太興二年卽僞趙王位赦殊死已下稱
元年至十一年荏平獲黑兔獻之於勒於是大悅赦
境內改元太和三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建平大赦境

內其後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
連理茸露降苑鄉勒以休瑞竝臻遐方慕義赦三歲
刑已下均百姓去年租調特赦涼州殊死勒南郊有
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勒又耕籍田
還宮赦五歲刑
弘勒之子晉咸和七年嗣僞位改元延熙赦其境內
殊死已下

季龍勒之弟晉咸康元年廢石弘稱居攝趙天王改
元建武赦其境內是年遷僞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
悅赦殊死已下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雒陽鍾虡九

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三年僭
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六年大旱
季龍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炎刑徒配之
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嘗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
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一人一
皆原遣其日澍雨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
赦境內建元曰太寧

遵季龍之子晉永和六年僭卽皇帝位于大武殿前
大赦殊死已下

鑒亦季龍之子晉永和六年篡遵卽僞位大赦殊死

已下

冉閔晉永和六年殺石鑒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
改國號大魏

後蜀李特晉大安元年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
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赦其境內

雄特之子旣尅成都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晉元興
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是年僭卽帝位赦其境
內其後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
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又執梓潼
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

內

期雄弟四子晉咸和九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

壽特弟驥之子晉咸康四年僭卽僞位赦其境內

勢壽之子晉咸康八年嗣僞位赦其境內太保李奕

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勢登城

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旣誅

奕大赦境內改元嘉寧

前燕慕容皝晉咸康三年僭卽王位赦其境內

雋皝之子晉永和五年嗣僞燕王赦其境內八年僭

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其後太子曄死立次子曄爲皇

太子赦其境內

曄雋之子晉昇平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是歲

太師慕容根謀爲亂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

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

後燕慕容垂晉大元十一年僭卽帝位赦其境內

寶垂之子大元二十一年嗣僞位大赦境內

盛寶之子晉隆安二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是

年僭卽帝位大赦殊死已下其後立子遼西公爲太

子赦殊死已下

熙垂之子嗣僞位赦殊死已下其後立貴嬪苻氏爲

皇后赦殊死已下

雲寶之養子晉義熙二年僭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已下

南燕慕容德晉隆安四年僭立為燕王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稱元年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義熙元年立兄子超為太子大赦境内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

超德之兄子晉義熙元年僭即偽位大赦境内其後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

行宮羽儀皆震裂超密問於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超懼而大赦

北燕馮跋晉大元二十年僭稱天王于昌黎赦其境内

前秦苻健晉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内死罪

生健第三子晉永和十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堅生之從弟晉升平元年僭即大秦天王赦其境内三年南游霸陵大赦五年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其境

內百寮進位一級太和五年平鄴都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

丕堅之子晉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於晉陽大赦境內

登堅之族孫晉大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後秦姚萇晉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

王大悅赦境內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姚興萇之子晉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於槐里大

赦境內其後以日月薄蝕降號稱王大赦境內因立其子泓為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為父後者爵一

級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境內

姚泓興之子晉義熙十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殊死已下

西秦乞伏乾歸晉太元十三年自立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十七年平隴西巴西之

地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

熾盤乾歸之子晉義熙六年襲位大赦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赦境內其臣佐等多所封授

後涼呂光晉太元十三年入姑臧自稱涼州牧酒泉
公大赦境內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赦其境內二十
一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

纂光之子晉隆安四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

隆光弟寶之子晉元興元年僭卽天王位大赦

西涼李暠晉隆平四年晉昌太守唐瑛推暠爲大都
督大將軍涼公赦其境內

歆暠之子宋永初元年嗣公僞位大赦境內

南涼秃髮烏孤晉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

利鹿孤烏孤之弟晉隆安三年卽僞位赦其境內殊
死已下既逾年改元赦其境內

僞檀利鹿孤之弟晉元興元年僭卽涼王位赦其境
內

北涼沮渠蒙遜晉隆安五年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
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義熙八年僭卽河西
王位大赦境內及蒙遜母車氏疾篤大赦殊死已下
其後以歲旱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
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後繁賦重上
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
夏赫連勃勃晉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
內時姚興鎮北將軍王買德來奔謂勃勃曰今秦政
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
乃赦其境內其後雍州百姓逐刺史朱齡石而迎勃
勃入長安爲壇于灊上僭卽皇帝位赦其境內及自
長安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內

戒懼

夫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君子防微
而深慮者也若乃典午中圯諸國蚩蚩各擅土宇自
署君長亦能見異知戒臨事而懼或博訪于政治或
詢求于讜直兢兢惕息存爲國之風雖修德之不足
亦力行之可見矣

前趙劉淵建號令其子聰寇雒陽聰等至宜陽侍連
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
淵素服迎師

劉聰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
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
步臭聞平陽肉旁嘗有哭聲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
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

劉曜既塋其父大雨霖震墓門屋大風飄發其寢堂于壇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大嘗梁胥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時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獻欬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遙迤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

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曆運統之極也東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遙迤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懼不出疆也東井秦木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飭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稅租之半

後趙石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勒時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

五人電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大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嘗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

后季龍嗣僞位以冀州百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振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時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是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禁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

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責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贊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勵道氛祲自消股肱之良用康群變而群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

前秦苻健時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縣素服避正殿苻堅時秦雍二州地震

裂水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雹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時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綉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又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嘗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

後秦姚萇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絲姚興嗣位以日月薄蝕降號稱王大赦改元

後蜀李壽既僭卽帝位時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

自悔責命群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借偽部 二百二十七

謀略 倚任

謀略

夫巨猾乘時儉安天位雖目下裁物終底於咥危而
臨事制機多擅於權譎合奇正於樽俎料虛實於帷
幄昭如神契夔出人表惜乎志踰其量任過於力福

册府元龜 借偽部

卷之三百二十七

不盈皆禍重於地借使識寶命之有數知神器之難移而能戮力勤王奮庸熙載忠略兼茂功名並劭則可謂知終以存義可久以立德與夫僭竊苟得禍移宗族者異矣噫叔皮之論王命士衡之賦豪士者蓋謂此也

前涼張茂為涼州牧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諺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迹威行涼域前趙劉曜僭即帝位既破隴右賊陳安時劉曜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戍卒

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族之盛未有斯熾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西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五軍之眾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觀之不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

餘具僭偽事大門

後趙石勒初為劉聰冀州牧既攻取鄴三臺以從子

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幽州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陸抗書相聞時長史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

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典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軀除耳伏願陛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公當察勒微心慈矜如子也亦遣棗曷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俊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

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
欽風戎夷歌德豈爲區區小府而敢不歛袂神關者
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
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
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北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
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何恠乎且自古胡人而
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
惡帝王而讓名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
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
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

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
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
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
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
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
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
必信之誠者也於是輕騎襲幽州浚將佐咸請出擊
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
設饗以待之於是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先
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

發浚乃或坐或起勒并其廳事命甲士執浚驛送襄國市斬之

前燕慕容廆初爲鮮卑部督晉惠帝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廆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懷帝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

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元帝大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繫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廆簡銳士配世子皝推鋒於前次子翰領精騎爲奇兵從

旁出直衝其營大敗之宇文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

慕容皝旣爲燕王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蠡螭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燒焚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

慕容雋僭卽帝位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雋曰群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旣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內外戒嚴

前秦苻堅僭卽天王位密謀兼并欲觀審慕容曄覺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辨僭結匈奴左賢王曹轍令轍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燕大尉侍中皇甫真兄典仕堅爲散騎嘗侍從子奮覆金顯關西辯旣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嘗侍及奮覆兄弟金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慕容曄請窮詰之曄并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堅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

豈無智識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

後秦姚萇初僭稱萬年秦王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奮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湏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虎之義也萇遣諸將攻新平克之因畧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乃執苻堅遂僭卽帝位還安定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子蘭續與苻師奴

離貳慕容求攻之續遣使請救萇將赴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克此三豎吾事必濟矣遂帥師于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續收其士馬及苻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至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克之諸將咸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將雷惡地率衆降

萇拜爲鎮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嘗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恠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

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時鎮東荀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繇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荀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

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葦如陰密
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奸變將爲國害聞吾還
北必來見汝汝使執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
讓而誅之苻登與竇衝相持葦議擊之尹緯言於葦
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爲遠近所
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之原葦從
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
不尅矣比至欲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
還而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葦策使興還鎮長
安

後涼呂光初仕苻登爲鷹揚將軍會苻雙反於秦州
堅將楊世成爲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欲速戰光
曰興初破世成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
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
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
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
尤瀕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旣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
敗興軍

西秦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領秦河二州牧明年長
安秘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秘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

乞伏乾歸自稱大將軍河南王爲呂光所伐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推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畧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

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旣沮力不周接賅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城紀延信之引師輕進爲乾歸所敗遂斬之北燕馮跋初爲慕容熙所怒密欲誅跋兄弟跋兄弟謀曰熙今昏霍兼忌吾兄弟旣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

雲爲主

南涼秃髮烏孤自稱武威王從容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雷氏假息據姑藏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繇已千里伐之糧運懸絕且與我鄰仔細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亶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旣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并吞之志

南燕慕容德初爲慕容暕所封范陽王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抱罕將應之德勸暕乘釁討堅辭旨慨慷識者言其有遠畧暕竟不能用後遇暕敗徙于長安及苻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還次榮陽德言於暕曰昔勾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

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弊以復社稷不納
北涼沮渠蒙遜自稱涼州牧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傉
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
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
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
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
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千餘戶
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其後蒙遜攻浩亶而蛇盤于
帳前蒙遜笑曰前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廻
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
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廻軍不敢前
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亶將進軍黃谷士
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
壞城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大單于諸將言於勃勃曰陛
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
所憑系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
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
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
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弁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

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嘗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其後宋高祖爲晉將將兵伐後秦姚泓勃勃謂群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畧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尅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旣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遂僭卽帝位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

前蜀王建初爲西川節度使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於利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暉懼而乞和請與岐人絕建許之其後山南之節寇東川彥暉求援於建建出

兵赴之大敗興元之衆洎軍旋建乘虛掩襲梓州虜
彥暉置於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山南諸
州皆爲建所有復攻秦隴等州李茂貞削弱不能守
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
復增岐下茂貞雖嘗才然名望宿著與朱公力爭不
足僅守有餘韓生所謂入爲扞敵出爲席籍是也適
宜援而固之爲吾盾齒耳

後蜀孟知祥初爲西川節度使後唐天成中安重誨
專權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
潛欲圖之是時客省使李嚴以嘗使於蜀洞知其利

病因獻謀於重誨請以已爲西川監軍庶效方略以
制知祥朝廷可之及嚴至蜀知祥延揖甚至徐謂嚴
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伐蜀遂使東西兩朝俱至破
滅三川之人其怨已深今旣復來人情大駭固奉爲
不暇也卽遣人緝下階斬於階前其後朝廷每除劔
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或千或百分守郡城時董璋
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唐朝以夏魯
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人赴鎮復授
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爲
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

則勢不可支吾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軍李行罕趙廷隱等率軍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劔門二年二月以遂閬既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三年知祥又破董璋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

倚任

書曰任賢勿二傳曰知臣莫若君則知魚水之契小大之用何莫繇斯觀夫僭竊之主委任所至絕疑慮之心杜讒邪之口用其方畧倚以事權或致效於當時或建功於不世開地千里專制一方幸獲保全未至覆滅者亦可謂得信任之效也

前涼張軌爲涼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克氾瑗陰澹爲股肱謀主

張天錫襲涼州牧燉煌索泮世爲冠族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叅軍天錫卽位拜司賓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較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

前趙劉元海初卽漢王位皆從祖劉宣之謀也故以宣爲丞相特荷尊重勲威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王彌叛亂進逼雒陽既敗走謂其當劉靈曰晉兵尚強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速望將軍之來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較尉加侍中劉聰僭卽帝位使劉曜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餘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畧可留征虜將軍具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聘輔政永嘉之亂劉殷沒於聰聰竒其才而擢用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

後趙石勒初爲劉元海輔漢將軍引張賓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勒爲趙王累加賓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專總朝政位冠百寮嘗呼曰右侯謂賓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復

册麻无籍 倚任 卷之三十三

何疑哉

石季龍僭稱居攝趙天王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
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及殺邃立子
宣為太子以石韜為大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
奏事又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
也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曜殿中侍御史
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懾州郡肅
然

前燕慕容廆初為大單于既立四郡以統流人於是
推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
為謀主北平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度勃海封抽
酉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勃海封奕平原宋談安
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以裴嶷
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廆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
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

慕容皝僭即王位以陽裕為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
馬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

慕容皝借即帝位既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惛然
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

幼景茂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

册符元龜 借偽部 卷之三十三 十七

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雋曰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

慕容暉既嗣僞位以慕容恪爲大宰錄尚書事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大傅副贊朝政暉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其後暉境內多水旱恪評立稽首歸政請遜位還弟暉斷其讓表格恪評等乃止

前秦苻健僭卽帝位弟雄字元才爲佐命元勳健嘗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又以中書令王墮著匪躬之稱健嘗嘆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

苻堅僭卽苻秦天王位以王猛爲中書侍郎累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較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其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堅旣平慕容暉命猛留鎮冀州堅遣猛鎮於六

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闕東守宰授
訖言臺除王猛爲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
久之堅曰卿昔螭蝓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
厲事之際顛覆厥德朕竒卿於暫見擬卿爲卧龍卿
以異朕於一言廻考盤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
之會雖傳岩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
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彝
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
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上疏讓不
從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救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
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
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
之力也猛死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
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堅季弟融封安樂王
固辭堅以爲侍中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
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
後秦姚襄初爲并州刺史以王亮爲長史俄而亮卒
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
姚萇初僭稱萬年秦王稱制行事以南安姚晃尹緯

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友爲師及僭卽帝位以緯爲左僕射晃爲右僕射伯友爲尚書萇疾篤召太尉姚旻及緯晃伯友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無受之姚興初爲姚萇僞太子萇死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以左僕射尹緯爲長史緯與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及緯死興甚悼之

後蜀李班旣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懷等後燕慕容垂僭卽帝位以僞太子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摠大綱而已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

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以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素弗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南涼秃髮利鹿孤嗣僞王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其弟車騎將軍儁檀及利鹿孤寢疾令日内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

南燕慕容德僭卽帝位以慕容鍾爲司徒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繇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

勲德平青州王莒城渤海太守封孚出降德曰朕平
青州不以爲慶嘉於得卿也嘗外摠機事內參密謀
北涼沮渠蒙遜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張穆博通經史
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後僭稱河
西王平酒泉得宋繇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
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將死也以子
牧健委託之

僞燕劉守光僭竊於幽州有雲州人張萬進初爲本
州小較亡命投幽州守光厚遇之任爲裨將守光兼
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主留務繼威年幼未能政
事以萬進佐之凡關軍政一皆委任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借僞部

卷之三百一十七

二十一

册府元龜 倚任

卷之三百二十七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借偽部

崇儒 務農 好文 禮士

崇儒

夫設庠序之教振洙泗之風有國者所以化民成俗也自晉室板蕩群雄競起跨州連縣借竊大號而或崇尚儒術建設學校明飲射之禮旌鴻碩之才亦區

册府元龜 借偽部

卷之三百二十七

區之至也

前趙劉曜既僭卽皇帝位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又嘗臨大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後趙石勒初爲征東大將軍幽州牧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史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及爲趙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又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旣僭帝位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大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昏闇無道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雒陽寫石經技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前燕慕容廆初爲大單于昌黎公以平原劉讚儒學

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號率國胄束修受業焉
廡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慕容皝旣爲燕王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
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
優劣號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著
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又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
通秀異者擢克近侍

慕容雋僭卽皇帝位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
前趙符堅旣僭皇帝位立學校廣修學宮召郡國學
生通一經以上克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其學

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
於是人思勸厲號稱多士又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
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
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
勅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
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
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
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政弘儒教之風化盛
隆周世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
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其後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

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
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較漸興
又令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
官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
識者署博士以授經又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
太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

後秦姚萇既僭卽皇帝位乃立大學禮先賢之後其
後破符登乃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
考試優劣隨才擢叙姚興既僭帝位時天水姜龕東
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

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
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
州胡辨符堅之末東徙雒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
中復進多赴之請業興勅閹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
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嘗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
焉其後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
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

後蜀李雄既僭卽帝位是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
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吏館聽覽之暇手不
釋卷

北燕馮跋既僭稱天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
寧國濟俗寔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壞樂壞間闕絕諷
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矜之歎復興于今豈所
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
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
年十五已上教之

南涼禿髮利鹿孤既僭稱西河王謂其群下曰二三
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嵩對曰古
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極溺救焚東征
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
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
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
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
願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田玄冲趙誕爲
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南燕慕容德既僭帝位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
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

務農

夫僭竊之國疆宇尤隘武功是用兵食是資則有勸
課區種引利溝瀆設官以勉之嚴罰以督之蓋亦承

天勢取地利勞來農事以豐年穀使國有儲峙民無
流散爲自固者之計矣故能抗拒征伐苟延歲月良
在茲乎至於舉王者之事竊耕耘之名斯爲僭禮何
足尚也

前涼張駿爲涼州牧以晉明帝太寧元年親耕籍田
西涼李暠稱涼州牧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辟寮以
年穀頗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暠許之於是使儒
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

後趙石勒爲趙王元年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其
後以右嘗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
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最修
者賜爵五大夫及僭卽帝位親耕籍田

石季龍初稱大趙天王如長樂衛有田疇不闢桑業
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及僭卽帝位親耕籍田于其
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

前燕慕容皝僭稱燕王躬巡郡縣勸課農桑以牧牛
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
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祿
諫之皝乃令曰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
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

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罰肅厲屬城主者明
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
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
餘力樂取官牛懇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
有益官私王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
不息勲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
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
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祿

前秦苻堅僭稱大秦天王課農桑又親耕籍田其妻
苟氏親蚕于近郊其後又遣使巡察四方勸課農桑
又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又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
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二萬人
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
春而成百姓賴其利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
徭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爲之
條制又下書曰今海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
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
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植桑
一百根柘二十根

北涼沮渠蒙遜稱涼州牧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
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
蒸涉西裔戎車屢動于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
戶不粒食可戶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
利

好文

昔十六國之君皆以晉室衰微拓據境土然而居禮
義之鄉觀衣冠之俗積習生嘗遂革其性或著述詞
賦或善工草隸延詞學之士游集於文義聚經史之
言討論於典訓故先聖之言曰有教無類誠不誣哉

前涼張駿十歲能屬文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
西涼李暠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為涼公
於南門外臨水起靖恭堂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
子烈士貞女暠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後遷居酒
泉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寮賦詩而親為之序既而
禿髮僭擅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
著述志賦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於
秦隴而植之終而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
生焉暠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
所也亦命王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又感兵難

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客賦以表恬豁之懷前妻
同郭辛納女卒高親爲之誄自題詩賦又數十篇
前趙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
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
漢諸子無不綜覽

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寃通
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
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

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而善屬文

前秦苻堅八歲請師就學祖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
飲食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及僭卽位親臨大學考
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
符丕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

後秦姚興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初爲僞太子與其
中舍人梁喜洗馬范最等講論不以兵難廢業時人
化之又與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
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及僭卽位其給事黃門
侍郎古成誥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
雅正參管機密時涼州刺史王尚有罪禁南臺別駕
宗敞等上表理之興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

好文章

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
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
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常明矣興曰若爾
桓爲措手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
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
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
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
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瑯出于崑嶺
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
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采如何不可以區宇

格物興悅赦敞之罪以爲尚書

後蜀李雄僭偽位聽覽之暇手不釋卷

李璿初爲僞太子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
蔓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
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
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

李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

後涼呂光旣破龜茲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
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
後燕慕容寶初爲僞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

冊府元龜 僭偽部

卷三十一

十

論善屬文

蜀王衍自童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尤能為豔歌或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

禮士

聘名士禮賢才蓋有國之大方王者之盛德觀夫僭號假名之主亦乃備玄纁之禮馳蒲版之書搜隱遯旌巖穴或任高於義士或詢謀於全才善話是遵構諛靡間故能專制土宇少延歲月天未悔禍何斯言之不誣

前涼張祚僭即帝位遣使者張興倫禮徵宋纖為太子友纖時年八十篤學不倦興通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秦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

前趙劉元海初為左賢王時後部人陳元達少孤貧嘗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招之達不答及元海僭號又徵為黃門郎劉曜僭即帝位徙都長安時天水楊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曜徵拜太嘗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隄山

後趙石勒初爲劉元海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嘗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日膺張敬爲股肱蔓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楊桃豹建明吳豫等爲將率後以張賓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嘗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勒謂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旣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

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功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竊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

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券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

石季龍既嗣偽位時天水楊軻隱遁劉曜徵不就居長安中季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

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會之于永昌邑第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

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

冉閔既僭帝位備禮徵狄道辛謚為太嘗謚不食因卒

前燕慕容廆初為遼東公時晉昌黎太守裴嶷與兄子開投廆廆甚悅以為長史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

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有高瞻者隨晉東夷校尉崔毖伐廆于棘城毖奔敗瞻隨眾降于

廆廆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數臨候之慕容雋僭即偽位平范陽得太守李彥歷位尚書雋

敬其儒雅後與韓嘗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雋願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慕容臨僭即帝位以安車徵上谷公孫鳳鳳初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至鄴見臨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

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又徵平郭公孫
承至鄴承見睇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
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睇送之平郭
前秦符堅初鎮關中將有大志聞華山王猛名遣呂
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
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僭卽帝位遣使徵泰山張忠
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
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
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
生將任齊尚父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太山與鳥獸爲
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
謝不堪展効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
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堅又聞平郭
山公孫承年餘九十將備禮徵之歎其年老路遠乃
遣使者致問未至而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後
平襄陽堅素聞習鑿齒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旣
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
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半耳
及堅爲慕容所圖乃遣鴻臚郝雉徵處士王嘉于到
獸山旣至召於外殿與道安動靜咨問之

後秦姚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
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
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以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
扶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効一官行著
一善歷級而進之不使有侯門之嘆卿等宜明揚側
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
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
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
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
乎群臣咸悅

後蜀李雄自稱益州牧既尅成都以山西范長生巖
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及
雄稱僭成都王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
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長生勸雄稱尊號雄
於是僭卽帝位加長生爲天地大師封西山侯復其
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

南燕慕容德僭卽帝位先是封孚幼而聰敏和裕有
士君子之稱慕容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
篡南奔辟間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
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

北凉沮渠蒙遜即西河王位平酒泉得宋繇繇初仕
 李歆歷位通顯蒙遜入繇室得書數千卷益米數十
 斛而已乃嘆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
 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將死也以子牧犍委
 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政治 求諫 聽納

政治

三代之道不可尚已一國之風有足觀者蓋為政之
 本在人則舉矣自五馬南渡六胡亂華國異政家殊

俗法禁賦歛猶議其重輕武事文經各立乎制度故能摠攬賢俊修定律令俾夫一方之氓知所歸嚮四境之內咸致樂康孟子曰國無小夫子曰雖蠻貊之邦行之矣信哉

前涼張軌爲涼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

張駿爲涼州牧下令境中曰昔鯀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莽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駿有計畧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

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張重華自稱假涼王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孤窮

西涼李暠自稱秦涼二州牧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暠觀之大悅又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暠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群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

泉高許之

前趙劉聰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祿緌綬遠游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鎮衛軍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凡左右輔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郡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上公

劉曜襲僞位省鄧水厠以與貧戶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以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後趙石勒初爲趙王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後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勲教國子擊刺騎射之法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又清定五品以

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群寮及州郡縣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十石職準丞相司直又以百姓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釀者又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及僭稱天王行皇帝事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齋詣東堂詮評平決其有軍國要務

須啓自今僕射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既僭卽皇帝位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刑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又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石季龍僭稱居攝趙天王始制散騎嘗侍已上得乘

輶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旌八旒朔望朝會
卽乘輶軒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農業不修
者貶其守宰而還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
誅後稱大趙天王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
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夔爲庶人時豪戚侵恣賄託
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侍御史李臣爲御史中丞特
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懾州郡肅然

前燕慕容廆初爲大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
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
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州郡青

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廆嘗從容言曰獄
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
也不可以不敬稼穡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
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
其旨

慕容皝嗣廆位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立
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以久旱丐百姓田租

前秦苻健僭卽帝位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
章薄賦卑官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闕右
稱來蘇焉

苻堅僭號大秦天王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百神課農桑立學較其殊方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又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及戎狄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史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修疾惡觀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堅以王猛卒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

後秦姚萇僭卽帝位自長安還安定修德政而行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及破苻登後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下書有復私仇者誅之將吏亡沒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給長育之又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赦前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

姚興襲僞位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又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始平太守周班槐理令李清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興下書聽祖

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命百寮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與嘗臨諮議堂聽斷疑獄于時號無冤滯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朞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之罪罪之

姚泓旣襲僞位下書士卒死於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

後蜀李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承制封拜時益州刺史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

李雄僭稱成都王除晉約法七章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苻成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繇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

後燕慕容盛僭卽帝位有犯罪者十日一決自無搃捶之罰而獄情多實後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引見百寮于東堂考詳罷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有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閭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之要令極言無

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觀焉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無寒煖之期衣以綿綉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敢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令皆令奉之

南燕慕容德僭卽位於廣固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

北涼沮渠蒙遜僭稱河西王命征南姚弋尚書左丞房咎撰朝堂制行之旬月百寮振肅及尅酒泉百姓

安堵軍無私焉

閩王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

求諫

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况僭其位號據有邦域虔鞏於強大恐懼乎闕漏者也而有下令求言樹鼓招諫懸封爵箱篚之科級俟工瞽士農之損益信而克行豈不盛哉前涼張寔既襲父位爲涼州牧下令國中曰忝紹前

蹤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箱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後趙石勒僞稱趙王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及僭卽帝位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

石季龍僭襲趙天王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

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
三光而中年已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
繇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
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
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群變而群公卿士各懷道迷
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
言無隱

前燕慕容皝初爲大單于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
路及僭卽王位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
二分入私記室叅軍封裕諫之皝賜裕錢五萬明宣

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

後秦姚泓僭卽帝位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
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

後蜀李壽僭卽帝位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
責命群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南涼禿髮利鹿孤僭稱西涼王謂其群下曰吾無經
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
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事
屢駕無闕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
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

焉

北凉沮渠蒙遜自稱凉州牧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
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彥致時雍之美况孤寡
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内外群寮
其各搜揚賢俊廣進芻蕘以救孤不逮

聽納

典午之中圯也藩籬非固姦宄並作亂華于紀竊號
假名據千里之疆僭稱我理感一顧之士各爲其主
日尋戈戟專用狙詐戰謀國體自任其胷臆庭諍庶
議尚資於豪傑若乃動有過舉事非乘便激切以規
正周旋以引喻而能遷思迴慮虛受兼容雖不足徵
亦各從其類者也

前凉張寔爲凉州牧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
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佐大理疑丞
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决聖慮興軍布令
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
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衆共知若嘗内斷聖心則群
寮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
也宴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疋

張駿寔之弟爲凉州牧時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

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
劉喬猶守本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劉若輕騎憑氏
羗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
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
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
吾政教缺然而莫我救者盡辭規諫浮副孤之所望
以羊酒禮之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
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陪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
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封之邑計入三陪文
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可罰今群欲因人之乏

饑要三倍之利反裘傷皮未足喻之駿納之駿議欲
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
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旣
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憑
几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
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是擢爲燉煌太守又辛
晏阻兵於抱罕駿譙群寮于閒豫堂命竇濤等進討
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
取勝必湏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
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廻戈

以頃亡殷之期曹公緩表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

張重華駿之子爲涼州牧假涼王石季龍將麻秋久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畧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於曲柳姑藏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籌畧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

前趙劉元海僭卽漢王位都離石會歲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大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闔中之衆席卷雒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尅殄疆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據進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

劉曜命起鄧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切諫曜覽之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間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興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請闕極言勿有所諱尋而終南山摧獲玉有隱文群臣以爲瑞中書監劉均獨以爲亡國之象辯而言之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詳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後蜀李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羅網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醜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

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

李壽遣其散騎嘗侍王殿中嘗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遣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餼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憑城觀之其群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群臣議其利害襲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以莊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

前燕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記室封裕以收入太重上書諫皝皝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墮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闢者措之刑罰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其狀以聞苑圃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

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灌溉有益官私王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臣既多官寮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遠定大負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闕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審審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讎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

慕容雋欲經畧關西乃令州郡較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維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分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雋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

前秦苻生時將苻產旣爲姚襄所殺襄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

隴西必爲深慮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
苻堅時以樊世辱王猛旣殺之諸氏紛紜競陳猛短
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洪
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高祖之
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時烏丸
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
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
畏威故也今虜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
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雒叩馬
而諫堅曰善昔文公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雒吾
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旣遣苻丕寇襄陽堅將親率
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
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
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
正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品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
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
周卑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
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
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農

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晒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爲諫議大夫

後秦姚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嘗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遠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群雄包羅俊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姚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祥及歛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運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群臣固諫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帝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祥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亦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祥守貳城興還長安興留心

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瑿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

後涼呂光宴群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

西涼李歆既嗣涼州牧將謀東征左長史張體順切諫止之及沮渠蒙遜伐歆歆將出距之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

北涼段業僭稱涼王以沮渠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請救於秃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等軍盛欲從三門闕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覷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案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

歸

沮渠蒙遜為西涼李歆敗於解州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業宜旋師以為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

夏赫連勃勃議討乞伏熾盤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盤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眾力困人喪難匹夫猶恥為之而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褒賞 慶賜 飲讌 交好

和好 懷附

褒賞

金行中否諸戎內侮擁眾據勢竊地稱尊然以假借義聲驅駕時傑繇是軍旅之事變左衽之舊俗爵賞

之柄僭先王之甲令論勲績之大小定名數之繁簡形於言獎著于命令雖開國建號方正統而有殊然而班政勸能亦餘烈而可尚也

前凉張寔既爲西平公賊曹佐隗瑾進言請偃聰塞智開納群言刑政小大與衆共之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疋

張重華自稱假凉王遣中堅將軍謝艾配步騎五千擊後趙石季龍將麻秋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重華以謝艾爲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擊大敗之重華論功

以謝艾爲大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十疋

前趙劉曜僭卽帝位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之曜大悅封豫安昌子苞平興子竝領諫議大夫

後趙石勒初爲東單于旣平幽州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時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勒將孔萇等攻馬嚴馮睹久而不尅勒問計於右長史張賓張

賓對曰馮睹等本非相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安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掌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計是也召萇等署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及馬嚴溺死馮睹降勒曰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掌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勒旣稱趙王群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

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厲貪俗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及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三人其餘文武有差勒嘗夜微行簡察營衛齋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既平遼西入宮論功封賞各有差

前燕慕容皝既受晉命爲燕王封諸功臣百餘人後親伐宇文歸盡俘其衆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于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之皝賜錢五萬平州別駕皇甫真以破趙將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

前秦苻堅僭卽帝位遣尚書令太子大傅王猛伐慕容暉于鄴堅又躬率精銳十萬向鄴攻陷之堅入鄴宮散瞞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軍還以功封清江郡侯賜以美女五人上女妓十六中妓三十八人馬八匹車十乘猛疏固辭不受及平張天錫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

後秦姚興僭卽帝位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磴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以司隸較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

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興嘗從朝門遊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較尉王蒲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以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蒲聰進位二等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大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姚萇是時尚書令廣平公姚弼謀害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

後涼呂隆既僭卽位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較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

夏赫連勃勃僭位謂軍師將軍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勃勃乃以買德爲撫軍長史南斷青泥勃勃既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美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慶賜

昔典午中圯琅琊饗國衣冠之儀僅存於舊物甲兵之勢罔能於四臨故五胡得以迭興中州繇其分處當其僭位之初尅敵之際乃頒命令以悅人心則有赦境內之殊死蠲積年之逋調加文武之爵賚內外之帛或歡浹於酺宴或惠洽於牛酒比夫肆虐劉以逞威任狂暴而無節者亦可尚矣

前涼張祚既僭稱帝號稱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

前趙劉曜既葬其父墓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後趙石勒既稱趙王元年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太和中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建平中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竝臻還方募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疋綿十斤是年勒親耕籍田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

石弘既立改年延義文武百寮進位一等

石季龍初爲居攝趙天王使牙門將張彌徙維陽鍾
巖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
百姓爵一級明年僭稱大趙天王卽位於南郊大赦
殊死已下百官封署各有差其後伐慕容皝還朝其
群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
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及僭皇帝位于南郊百官增
位一等

冉閔旣僭卽皇帝位于南郊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
差

前燕慕容皝旣僭爲燕王伐宇文歸盡俘其衆行飲

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

慕容雋旣僭卽皇帝位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
號之日悉增位三級汎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
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增二等士卒復其子
孫殿中舊人隨才擢叙其後讌群臣於蒲池因問高
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

前秦苻堅僭卽皇帝位其後自臨晉還長安賜爲父
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均所過田租之半
又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
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

大醺三日

後秦姚萇時因天大雪下書將帥死王事加秩二等
士卒戰沒皆有褒贈及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
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

姚興時以日月薄蝕災青屢見降號稱王賜孤老鰥
寡粟帛有差年七十以上加衣杖其後伐乞伏乾歸
敗之進如抱罕班賜王公以下徧于卒伍旣立其子
泓爲皇太子賜子爲父後者爵一級

姚泓旣僭卽帝位大赦殊死已下內外百寮增位一
等

後蜀李雄旣僭卽帝位復其部曲不預軍征租稅一
入其家

後涼呂纂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封拜有差

慕容盛時引中書令聿忠等宴于東堂賜金帛有差
慕容垂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封伯子男
卿亭侯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

西秦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拜授各有差

乞伏乾歸自稱河南王封拜各有差

乞伏熾盤時立第二子慕末爲太子大赦境內其臣
佐等多所封授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位赦其境內文武進位各有差
南燕慕容超既嗣僞位大赦境內封拜各有差
北涼沮渠蒙遜平姑臧焦郎尅而宥之饗文武將士
于謙光殿賜金馬有差

飲讌

在昔典午道喪僭僞競起或竊據於中土或稱制於
一方然而臣既擇君民有定主展上下之禮陳宴飲
之儀或咨訪謀猷或策試文義或令時紀節用以申
恩或鞠旅成功因之頒慶雖云最陋之拜亦協慈惠
之舉其或務彼佚遊廢茲政事宜其敗也亦奚取焉

前涼張駿初爲涼州牧西平公劉曜又使人拜駿涼
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抱罕駿宴群寮于閑豫堂
命竇濤等進討辛晏

張天錫旣襲位爲西平公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盪難
將軍較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
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
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
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
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前趙劉聰僞嘉平二年正旦宴群臣于光極前殿

劉曜光初中平氏羌權渠大悅宴群臣于東堂

前燕慕容雋光壽中宴群臣于蒲池酒酣賦詩

前秦苻生壽光中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

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辛牢典勸又讌群臣于咸陽

故城

苻堅永興中南游霸陵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後平

慕容暉于鄴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為永

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

詩以饗其群臣又以苻融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

霸東奏樂賦詩其後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

州別駕天水姜子平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

子平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

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後秦姚萇大敗苻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

後梁呂光攻龜茲其王帛純出奔光乃入城大饗將

士賦詩言志及僭位改為麟嘉元年其妻石氏子紹

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群臣因立石氏

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讌其群臣于內苑新堂

後燕慕容盛長樂中引中書令聿忠等于東堂談宴

賦詩賜金帛各有差又讌群臣于新昌殿

南涼秃髮傉檀大饗文武于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

南燕慕容德建平初讌其群臣明年入齊城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宴饗乘高遠矚

慕容超爲宋高祖所圖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

北涼沮渠蒙遜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

西涼李暠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寮賦詩而親爲之

序

交好

自西晉失馭中壤分隳鳴鏑控弦乘間竊號恃桀黠爲長策肆強暴爲盟主繇是名器之重互專於豺狼聘問之儀奔走於戈戟或根本未固暫欽於鄰好或首尾是畏中變於野心義亦何嘗質無益也智出大僞不其然乎

前涼張駿自稱涼州牧時前趙劉曜僭號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駿遣參軍王騰聘于曜晉成帝咸和初懼爲曜所逼使聘於後蜀李雄修隣好又使趙石

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疆遣使稱
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

後趙石勒兵鋒日盛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
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夫人妻劉氏爲上黨國
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勒還襄國劉聰以平幽州
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部署勒大都督陝東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較尉二
州牧公如故加金鉞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
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兵益強盛劉聰遣其使人
范寵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
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
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

西秦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秦河二州牧符
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
軍大單于苑川王

乞伏乾歸國仁死乾歸立爲河南王遂遷于金城晉
孝武太元十四年符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
金城王後又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
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
牧加九錫之禮乾歸僭稱秦王姚興力未能西討恐

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使持節散騎嘗侍都督隴西
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
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時呂
光率衆十萬將戰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若殺弒
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
罕剋剪群兇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
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
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勃
勃爲質旣而悔之遂誅周等

南涼秃髮烏孤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爲
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督廣武縣侯烏孤
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
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善留曰今本
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
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
之以待其釁烏孤乃受之

秃髮僭檀僭稱號涼王姚興遣使拜僭檀車騎將軍
廣武公又加散騎嘗侍僭檀大城樂都興遣將齊難
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僭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
僭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年號罷尚書丞

郎官遣參軍闕尚聘于興獻興馬三千匹羊二萬頭
興乃署倂檀爲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嘗侍公如故鎮姑臧倂
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爲
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北涼沮渠蒙遜爲涼州牧姚興遣使人梁裴張構拜
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禿髮
倂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裴等
曰倂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倂檀輕
狡不仁欵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
卽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調鼎味
輔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
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維元勲驍將竝位
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慙慙固讓
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
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
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
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

和好

金晉中微獯醜猾夏竊據土宇盜弄干盾亦有協比

隣境倚爲聲援連姻納質勤贈問之儀救患連衡崇盟載之義所以苟延歲月共固巢窟而勢去其壤復爲寇讎其有約以大義勸削僞號雖欲挾正又何贖焉

前燕慕容暉僭卽帝位時晉大司馬桓溫伐暉次于枋頭暉衆屢欲遣使乞師于苻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尋敗引歸池亦還

前秦苻登僭卽帝位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于乞伏乾歸以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特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德瑄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

後秦姚萇初僭稱萬年秦王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好以子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

姚興旣襲僞位會晉師伐蜀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

蜀李雄僭卽帝位前涼張駿遣使遣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

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

李壽旣襲僞位遣其散騎掌侍王嘏中掌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遣壽書欲連橫人寇約分天下故也

西秦乞伏乾歸初稱河南王時南凉秃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乞伏熾盤旣襲父乾歸僞位攻南羌之瀛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盤聞而引還遣將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盤遂結和親

北燕馮跋僭卽帝位蠕蠕男斛律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議之素弗等諫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蠕

西凉李暠因稱凉公時北凉沮渠蒙遜每年侵寇不

止暲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不之較也
暲之初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暲
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僭檀假道於北山鮮
卑遣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暲遣使報聘贈以
方物

北凉沮渠蒙遜僭稱河西王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
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
好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大單于遣其御史丞烏維孤
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
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
群生罔知憑類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爾道
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
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
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
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
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一心共濟六
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旣清則竝敦魯衛
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遺其
將沮渠漢平來盟

懷附

金統失御昇祚南播江淮以北羶常雜俗金革恃力或跨有數郡豺狼肆志或雄視廣野政非以德民無定居然而竊吊伐之名專威惠之柄用能引納轉徙懷集降附卑詞以待敵境優禮以求絕俗推誠於向背之類卹隱於禽獲之輩靡愛爵賞務取綏懷諄以激勸之方開以誘掖之道所謂行忠信於蠻貊假仁義爲遠廬者已

前凉張軌爲凉州刺史時王彌陷京都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

張駿爲凉州牧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又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其方物

西凉武昭王暠遷居酒泉鄯善前部王遣貢其方物前趙劉元海僭卽漢王位入部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遂延氏尊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

劉曜旣僭位氏楊伯之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亨斬

趙募以上却降徙秦州大姓楊姜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羌悉下竝送質任

後趙石勒在襄國時曹嶷據有青州旣叛劉聰南稟王命以建業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受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琊公又旣擒段末柸乃赦而歸之命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俊威勢漸衰石季龍得晉邵續遣使追續於勒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楊越而續蟻封海阿

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嘗刑於分其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能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生于陳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盖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辜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降虞夏凡有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况囚乎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嘗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之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尅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旣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知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群臣

前燕慕容廆初爲鮮卑都督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并吞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

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周成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

慕容皝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薺城降于符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薺歸罪拜後將軍

慕容暉將呂護奔于晉尋復叛歸于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獲而還護攻雒陽中流矢而死

前秦苻健時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

符堅時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歃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時王猛獲張天錫將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卽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潯川侯

堅遣符維等伐代王涉翼犍其子翼圭縛父請降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大學習禮堅嘗之大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鄉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答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繒絲賜諸國王於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

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又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卽將軍鄧羗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距戰爲羗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萇曰槌旣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疑委質吾復以

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姚興時晉荊州司馬休之襄州魯宗之爲宋武帝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軌奔于興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琊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苛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竝

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雒休之既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楊武安鄉侯康官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雒太守宋林距之商雒人黃金等起義兵以掎官官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又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赫連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盤官爵又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興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

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交州刺史賜以甲第又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興既僭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時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

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綱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遣散騎侍郎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儻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趨躍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闡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

歸之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又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寧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辨成大事否虔之曰玄籍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旣握朝權必行篡奪旣非命世之才正可爲它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畧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

册府元龜懷附
卷之三十三
鉞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又遣大鴻臚梁斐以新平
張構爲副拜禿髮儁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
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
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忽
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忽至魏安爲儁檀弟文真
所圍衆潰執松忽送于儁檀儁檀大怒送松忽還長
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

姚泓爲太子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思撫如初未
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
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

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

後涼呂光郭磨旣叛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
大將軍涼州牧光遺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磨叛逆
南蕃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磨
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
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
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雞鳴已於風雨
郭磨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
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
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千百萬東

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虎步涼州吞
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若臣心過父子欲全
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

北燕馮跋時蠕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
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
南燕慕容垂遣其征西大將軍大原王慕容楷衛軍
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
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
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大子寶守中山率諸將
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前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

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
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

北涼沮渠蒙遜時禿髮傉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
塢傉檀湟河太守支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降
之署文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爲振
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
遜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右長史
寵踰勛舊

僞吳揚行密唐乾寧四年梁祖平兗鄆朱瑾及沙陀
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待之優厚任爲將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三十一

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

册府元龜

